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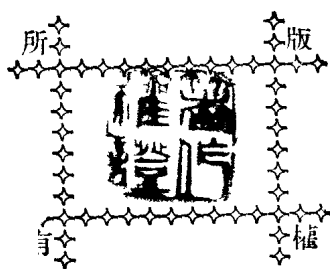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發行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七九一號

我的周視 (全一冊)

定價銀九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盛成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像贊

禦侮有道教子有方母儀足式錫後用昌——馬相伯

曰孝曰慈嘉祥所匯躬禦萬艱苦節爲鎧佳兒有述震耀瀛海母範照垂上契
真宰——陳伯嚴

疾風勁草後凋松柏亦在家庭亦在巾幗敬姜陶母起衰扶瘠戚家兄弟令名
無射飫母之教食母之德母容儼若母儀在昔——歐陽竟無

戚族名門此母遺真古道復見爲子擇鄰終身茹苦懷蔭後人成也多才無辜
母恩心傷寸草血泣三春（辛未冬）——齊白石

我的母親私家小說一時風行歐美各國一版再版達百萬冊炳炳烺烺悽悽
惻惻是子之文而母之德動人之性沸人之血教子成名可爲世則以婦克家足繇
世澤人心同然禮義不滅非孝亂言世道蟲賊嗚呼我的母親是淚是墨有母如此
誰不心折——許靜仁

叙言

自從東西兩半球交通以來，世界上的人，就不能不承認：人類是一體，人道無二用。

雖說人有種種，各種人有各種人的風俗、習慣、語言、歷史，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文化，可是細細的研究起來，萬象仍不能不歸於一。

不過歸一的方式很多，我何以來拿我的母親來做主人咧？

因為母親，是人人有的；母教是人人受的。老子、孔子、孟子、耶穌、岳飛都不能有例外。

世界自從十九世紀機械進化以後，各種人對於他自己的文化，都不甚了解，尤其是被帝國主義所壓迫而失敗的民族。

我在歸一集第一卷海外工讀十年紀實之中，專寫現世界無自知之明。同時

舉出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英雄潘特拉克以及他的影響之大，證明做民族意識底工作，是開一種新世代文化之新紀元的！

我又舉出德意志民族意識運動的中心人物費修題，是畢斯麥的靈魂；是新德意志的精神創造者。我也舉出俄羅斯本性運動的大文豪道翁，是列寧的先覺；是蘇俄的「神光」發明者。

在我們中國現在失去南鍼的時代，我的母親，這本書也許是不可忽視的。法蘭西通儒瓦乃理先生說：「拿一位最可愛而最柔和的母親，來在人類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極奇特且極有正誼的理想。」所以我現在將我的母親，列入歸一集中爲第二卷。

蘇格拉底說：「你要認識你自己！」中國先哲說：「知止而後有定。」俗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或者敢說：「不自知者，可以賣身。」

我在歸一集第一卷中，常問：我是甚麼人？我何以是中國人？我爲甚麼是中國

我的母親，就是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她是中國人，「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她是儀徵人，「平實精詳，實事求是。」

因此我希望讀者不要輕輕的放過了她。

西文版本與中文版本，詳略不同，次序也不同。西文版本，偏於介紹；因為外人不明瞭中國的真像，太詳了反而不覺得有味。又因世界現勢，非提倡民族意識，不足以圖存，更無新文化之可言，所以在西文版本歸一集（Vers l'unité）中，以我的母親為第一卷，以我的母親與我為第二卷，以海外工讀十年紀實為第三卷，以東方與西方為第四卷，末以歸一與體合為第五卷。

中文版本，專在自述，以家庭的系統與組織，習慣與道德，窮苦與災禍，平日的力行，及生存的哲理，來證明中國人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既然現代中國青年，對

於中國，已是依稀模糊，太略了不達作者的期望。又因知彼可以知己，借鏡自照，或能復識，所以中文版歸一集，首以海外工讀十年紀實爲第一卷，借英、法、德、義、俄、土、埃及、印度爲鏡，直照出中國的本來面目：我的母親。

我始終認人類爲一體，人道無二用。

人類的好是共好，人類的壞是公壞；有人道的公善公惡，然後才有人類的公是公非。我不滿意西方文化的嗎啡與細腰，我也難愛好東方文化中的鴉片與纏足。因爲是的，永遠是的；非的，永遠非的。世界只有一個是非，不能因人欲之私而可混淆或可顛倒的！

梁惠王問：「天下惡乎定？」

孟子答：「定於一！」歸一，是向太平大道上去走的一條正路。走吧！前進！前進！
我的母親！

引言

瓦乃理

富有旨趣的書難得，真有主見的書亦難得；至二者兼備，既精美而又偉大的作品，世間可說不易常見。但是未必有，不是不可能；也許有一天，出來一部嫺雅迷人的傑作，爲開闢世界一種紀元的先兆。

我讀了盛成先生著我的母親一書之後，在最柔和彩色之中，與最優雅外貌之下，發現出至大新奇之事的初生，令我夢見天將破曉，玫瑰一色底萬象，無窮纖細的光華，暗示着公布着新世代誕生中無量地事變。

今日世界之中，還有甚事比謀歐西文化與遠東文化的聯絡，使其直接符合以至於心印而神會，來得更新奇更重大含有更深更遠底影響呢？思想通商，感情交換，至今還未曾有，並且還沒有一個人，肯來相信這種符合的可能。

中國在吾人心目中，算作天外的版輿，由來已久；我們在地球上，中國好像在另一顆行星之上，向來和地球是分開的。中國既不在地球之上，它的居民，自是異

常的奇幻。因為這是極自然而極簡單的；別種民族，與我們不同的差點，在我們少見多怪的人看來，多是幻像，多是鬼態，可以拿來開頑笑，做新聞的。一個裝假髮塗香粉或戴大禮高帽的頭，看見一個拖辮子的頭，自然互相驚異而不能了解的。

我們對於中國民族，設想出多少怪戲。因為我們不能了解這類既上反下，既左却右，既前又後的中國民族。既聰穎絕倫，却又有不諳世務的狂愚，既柔弱無儔，却又能盛衰興亡綿延不絕；既質性情鈍，却又有出類拔萃的工藝；既稟性癡頑，却又有令人顛倒之玲瓏；既質樸少文，却又有不可思議之纖巧；既淡泊自安，却又能精微修鑒；我們既不能了解，遂設想出無奇不有妙想天開的解說。因為吾人對於這雖廣大而不能富強的中國，有發明而不能進步的中國，迷信鬼神而反無宗教信仰的中國，殘忍凶暴成性，却又能恬靜曠達深有涵養的中國；家法森嚴而世風頹敗不堪回首的中國，實在是無法了解的。這個中國，既東而又西，既左而復右，我們對它已有了茫無頭緒的成見，莫明其妙，不知道將它放在何種文化系統下才好。其實它的文化系統，與我們的文化系統，不同而已。我們的文化統系是由埃及

來的，由猶太來的，由希臘來的，由羅馬來的，傳來已久，已無疑議。至於中國文化，與我們習慣相傳的文化系統，是絕不相同；我們總不能將中國，概括在後進野蠻民族文化之列，因為中國素來指我們為野蠻後進的文化；也不能將它高舉起來，放在我們虛榮誇的頭上，無可如何，就將它放在另一星球之上，列在另一紀元之中。（譯者按：中國不用西曆，即耶穌降生底紀元。）放在另一系統，似有統系而無統系的文化系統之上，既真確却又模糊不可解，既與我們同生同死共存共亡同時存在，却又在無窮無極之間。

我們最不易理會精神受意志之限制，以及物質有取用之調和。所以我們歐洲人，常自問道：「中國人，既能發明指南針，何以不推進好奇心，去繼續研究，一直注意到磁石吸引學？既發明指南針，又何以不能夢想到海外去探險，領着一隊軍艦去開拓殖民地？中國人既能發明指南針，又能發明火藥，又何以不去研究高深殺人的化學，不去造長鎗大砲，不去造艦隊；却拿火藥來造烟火和爆竹，以作新年黑夜無關得失的娛樂品呢？」

不解不解，中國人能發明指南針、火藥與印字。並且這三件中國人的發明，能將世界的面目，完全改變了。在中國人發明這三件寶貝的時候，萬想不到它們有搗亂世界之今日，並能為破壞世界安寧之最大危險品。

那末，我們歐洲人，却是有傷人道；放肆濫用，達於最高程度。反而不能理會他人，不敢放肆濫用的理由。不能利用機會與優勢，而獲得實實在在地盡質盡量底結果，以及推進這些發明，至於事實之極端。我們歐洲的人事，是不是使無邊的世界，在我活動能力之下，變成一個極小的城市，同時使我們的精神，受物質底壓迫，並非是受無知地混沌，無窮所壓迫，却實受能知與不可知底現在體量所支配的呢？

我們素來需要各事各物，都要變成至盛至大，至快至確，至精至奇。「新」之為物，在原則上可腐可朽；但在吾人眼光中看來，新是一件最出色的體質，有正副兩面與存沒兩種現象，不在的時候，可以破壞了；我們與各事各物間共同的優勢與體質；在的時候，可以將這些優勢，完全更換。因為我們怕人家說我們不進步，無

能少智；輕視了我們，嫌惡了我們，所以不得不勉強「前進」去求永遠的新；在藝術上、風俗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要勉強前進；因此造成一種衝突，我們受這衝突的驚駭，及剎那間衝突。禮懣以爲世界上，如還有一事未做，或做而未成，則已做已成之事，皆等於未做。拿破崙寫道：「兩年之後，我始生存。」好像這兩位皇帝，將種種求新、求進化、求文明的憂思和偏執，都留傳下來給白種民族所專有了。我們都同這兩位皇帝一樣，非常的急躁；不將已往已有的工作破壞，那末就等於一事無成，並且我們自身，也要被瓦解了。

這類的傾向，值得注意，我們可以拿來當作創造力的動機，其實在它的方法上與行爲上看來，或者相反，常與反動的傾向差不多，變成自動式的傀儡；有時，有系統般新的追求，反變成無多動力的一種常態——一種無關緊要的「易事」。在一種以快爲信條的社會、與一種以鈍爲天性的社會之中，往來交接之間，彼此關係，有上下高低，不能對等，同時相互的利益，是均衡唯一的條件，又爲訂真正和平必需的約法，可是這種約法，是否能存在，還是很難預定的。

有比這種情形更壞的。

可惜自來人類，老死不相往來，而往來交接，又爲人類必然的趨勢，於是民族間相互的關係，都是先從極無知識的人，互相接觸，去追求萬殊一本的根由，同時發現在各事各物之先，有種種情感的符合。

最初，各種民族的互相接觸，都不外下列幾種人：最無情者，最貪財者，最好貨者，最固執己見之傳教者，只給不受之佈道者，只給不受，所以與前一種人不同，但是前一種，與後一種人，有共同之點：就是有事物和人家交換時，彼此不相平等，將自己看得很高，將他人看得很低，比自己不如；他們的戲法，是自私自利，要起來的時候，別人家的安寧、幸福、自由、信仰以及產業，是無關緊要可不注意的；他們的意志、思想、才能、光明、忠誠、正直，都可用來做不平等行爲的創造與漁利。他們如此之費神，如此之犧牲，確都做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事實；因爲如此，不能不輕視別人；有時連輕視別人的念頭都沒有，有時簡直以爲這種輕視別人的行爲，是良心審判過以爲對的，——以爲必用這種輕視的方法，才能使人屈服，才能使人

受惑，在起初的時候，只有輕視一法，沒有彼此間較簡的同情，也沒有更快的同情。一種是互不相識，一種是互相仇視，還有一種天性的「反感」，一種雙方的拒絕，一類強酷或奸詐的隱衷，——這就是從來「蒙古」與「洋鬼子」彼此往來交接中心理之要素。（歐洲人呼中國人爲蒙古 *Mongol* 是「小古董」的意思。——譯者註）

可是時期到了，「洋鬼子」應該自覺了，覺到從前種種行爲與錯誤，這羣被幻術迷醉的怪物，被小慧驅使的魔鬼，偶然衝動，遂破壞自然界固有的生產力，招引起許多的動力，不能制伏，反建築了許多思想上的外形，似乎極其複雜，其實不過現出一種愚蠢與麻痺，同野蠻民族和退化民族，有甚麼分別。

在這種光景之下，忽然有一次戰事發生，其教訓當然極大，其猛烈亦當無倫；全世界如同嚇死了一樣，堂堂人類，再不動心，還可能麼？於是各種顏色的民族，各種風俗的民族，各種文化的民族，都被這末次審判以前一次的審判官請去。種種思想，種種意志，種種成見與妄斷，種種估量與評價，以及在這些上面所建築的政治基礎，現在完全動搖了。因爲戰事這件東西，是一種反對停頓而不可測度的激

衝；在這類山崩地裂的激衝之下，物理有無限的威權，壓倒心理；任你將心理束縛得至妥至善，經了這次大而且久的戰爭，過去人類腦海中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却已完全推倒了。

和平到了今日，已成為一種人造的系統，諸多象徵的平衡，完全是空中樓閣。恐駭與威嚇，能代表行為；紙幣能代表金錢，而金錢却是萬能的主宰。信用、可能、習慣、紀念、語言，卻變成政治舞臺拿手的好戲——因為一切政治，都是投機的。——在莫須有的價值之上，要似真非真的商業行為。「一切政治，歸納起來，都不外乎列強的定期取款與往來透支。」戰爭，是這種種「趨勢」的決算——要求真正實力的存款，與兌現——使人心受痛苦。將真情畢露，以事實反對理想，以結果掩飾榮譽，用偶然來制伏智慧，拿死來壓倒空談；戰爭最後的傾向，將萬事、萬物的末運，作剎那間最殘酷的實際地犧牲。

前次歐戰之中，洩漏出多少神祕與奧妙，我們曾見到在世界上稱雄稱霸最富 strongest 的國家，現在都變成乞丐了，反向極貧極弱的國家去求救，求人工，求麵包，

以及其他必需品；自己却不能自立，大戰之時，連最後一着，都賭輸了。多少眼睛，都睜開了，多少頭腦，都載滿了過去無限的沈思，與不堪回首底較量。

可是這次大戰的下回分解，却不在歐洲，也並不單是參戰國的人民，要受擾亂，經變化。這次戰事的下文，却擴大了；去到歐洲以外了。無異議的，一直到了東方民衆的內心，這個回聲，却從極遠處來了。

「蒙古，」現在已知道極頑固與極長久的被動，是不利的了。從古以來，中國人都主張不變，並說一變就壞。可是「洋鬼子」千變萬化，却實與「蒙古」相反。這些千變萬化的希臘論辯派宗徒，羅馬聖教家弟子，福音學說者門人，却去將一個日高三丈猶未起牀的民族喚醒了。這個酣眠的民族，我不知道他睡了多少朝代，多少世紀？這個唯一的民族久已習慣了，精緻文章的政府，現在它醒了，誰知後事却如何。世界如何大反亂，歐洲如何的內變？又誰知人類却到那年那月那日才能再得安寧，獲得新均衡的新形勢？

但是以仁者的眼光去觀察人類的問題，我以為這些極不相同的民族，是必

須相近的。比如這裏有好多人，向來彼此以路人相視，互相間無所需要，以爲彼此間是絲毫關係都沒有的。其實從前時代，彼此老死可以不相往來，盡量說一句，在那個時代，人類彼此相視，如同「怪獸」一般。其後慢慢的彼此看出，各有各的長處；彼此間各有各的道德，可以互相交換，截長補短。於是彼此間不得不各讓一步，以圖交換。就如虎羨獅子的長毛，獅子羨老虎的斑紋一般。後來慢慢地到了氣力、技術，以至於工業的認識了。

過去民族之相識，或未相識，其往來交際史之前部，不外乎商業、戰爭、世俗政治與敎廷政治之接觸而後相識。——接觸之中，自難免相視相仇，以及仇對嫉視之內幕。這種接觸，當然是極表面的，不僅僅乎是彼此間隱衷，不知不識，而且非得如此不可：因爲既知既識之後，既知其人之深衷，既量其人之感覺，要再欺騙其人或殺戮其人，雖然沒有絕對的不可能，然而欺騙和殺戮一個知音者，總有一點難下手，至少有一點難受。

然而無論如何，地球上的民族，到了現在，交通如此之快，關係如此之深，再也